

懷念父親

桂馨



運興仁伯伯（中）請友人題字感念父親。榮民榮譽基金會前秘書長尤志煌（左）、臺南市榮服處處長王國能（右）。（圖／姚妃宴）

那天運興仁伯伯特別起了個大早，拄著四輪助行器，緩緩的從家裡移動到巷口，等一個人。

臺南榮服處輔導員告訴他，榮民榮譽基金會秘書長尤志煌帶了些營養品，專程從臺北南下探望他。運伯伯常常看見「榮光雙周刊」刊載尤秘書長到各地慰訪榮民的身影，今天可以見到本人，他感到無比欣喜。

因為雙腿關節退化無力，不一會兒，運伯伯有些站不住，額頭冒出了汗珠。旁人看了不忍，連忙勸他：「您先回屋裡歇著，尤秘書長到了，我們直接引著他進去。」

「那可不行！尤秘書長千里迢迢從臺北來，我得親自在這兒迎接他。」運伯伯高齡九十六歲了，身體羸弱，白髮蒼蒼，即便大家擔心他久站，身體禁受不住，但他仍堅持守候。看似固執，卻是一份對遠方友人看重的善意。

老房子這天特別熱鬧。尤秘書長一行人在溫暖的寒暄聲中，踏入屋內。房子裡家具簡樸，環境乾淨，就像運伯伯給人的第一印象：素樸清爽，雖然年事已高，仍將自己打理得很好。或許就是這種韌性，運伯伯才能在戰亂的時代，堅強的生存下來。

運伯伯十四歲離開父母，遠離家鄉。投身軍旅後，隨著部隊輾轉山東、海南島、澎湖，最後到了臺南永康，不再漂泊了，靠著自己的力量，在這裡安身立命。

就像許多榮民一樣，運伯伯一生極其辛苦，但總算掙得了一處小小的地方，安頓身心，安頓妻小，讓家裡的廚房也能飄出日間的飯菜香。多麼平凡的日子，卻是上個時代的他們最幸福的願望。

「這是您的墨寶嗎？字的線條自成一格，字畫對運伯伯有特殊的意義嗎？」因為家裡沒有多餘的擺設，牆面上的幾幅卷軸，瞬間吸引尤秘書長的目光。

「我的父親名桂馨，字香齋，這兩幅字軸是多年前，特別請友人題字的。」運伯伯說道。

尤秘書長是個觀察入微的人，一眼便看見這屋子裡的靈魂。尤秘書長讀著：「緬懷故土丹桂飄香，奉祀寶島蘭馨滿齋芳。」這十八個字鑲嵌著運伯伯父親的名「桂」、「馨」，及字「香」、「齋」，也承載著運伯伯對父親深深的思念。

這些年來，年紀漸長，同時代的人已寥寥無幾，運伯伯能夠說話的對象少了，也漸漸沉默了，常常一整天坐在客廳，安靜地看著日出與日落。眼前這位尤秘書長親切溫暖的探詢，似乎觸動運伯伯於悠悠歲月裡，壓抑在心上的情感，讓原本寡言內斂的運伯伯，願意說出對雙親的思念及遺憾。

儘管父母早已不在世上，但客廳掛著父親的字畫，彷彿他們就在身邊，就在這間老厝裡，運伯伯還是當年的那個少年郎，聽著父母的叮嚀及嘮叨，不管外面世界有再多的風暴，他永遠可以安心的躲在爸媽構築的城堡裡。

運伯伯說著自己的故事，眼眶有些泛紅，尤秘書長不捨運伯伯感傷，為了緩和伯伯的情緒，趕緊將基金會特別訂製的國旗帽、國旗圍巾為運伯伯戴上，運伯伯開心的笑了，直說：「很溫暖，很好看，人都精神起來了！」

尤秘書長非常喜歡榮民伯伯，這幾年足跡遍及全臺各地，無非是為了致敬每一位為國家犧牲奉獻的英雄。所以在過年前夕特地前來慰訪運伯伯，希望寒冬中，讓伯伯感受到一份溫暖的人情味。他常說：「服務照顧榮民是一件歡喜、福氣的事。」或許在每一次的探視中，尤秘書長也在找尋熟悉的身影，因為在榮民伯伯的身上，看到宛如思親的自己，並憶起父親的慈愛與光輝。

「伯伯，我們一起在桂馨長輩前拍張照片留念。」尤秘書長小心翼翼地牽著運伯伯老邁的手一起入鏡。牆上的字畫不僅是屋裡最美的風景，更是運伯伯一生的牽掛。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桂馨，之於運伯伯，之於尤秘書長，之於你我，都有一個鍾愛父親的意象在心裡的深處。

【作者速寫】姚妃宴，政戰學校四十三期、國防大學軍事社會科學研究所、政治大學法研所在職專班。

軍旅的回憶

我的旅行是從軍旅開始，原本在臺北的軍校，剛入學後兩週，突然開拔到南臺灣，於是尚在青年期的我，與同學一起抵達南部，享受熱帶季候，滿目稻田果樹的翠綠，以及視野開闊的景色。三個月，無法自由往返北部的，於是假日跟著同學摸索城鎮，或遊歷客家莊與原住民聚落，逐漸對北部不相同的地域，開始有了較深的體會，那是驕陽、午後陣雨、熱浪襲人的一種印象。

南部純樸的鄉土及人情，與北部的精明與高樓林立，的確是不一樣。但是我們並不是來遊山玩水，主要待的地方仍屬於軍校接壤的某高地或某山頭，以及隔年在軍區碼頭、溪河水畔、泳訓的海邊場地。當野外教練收操之際，穿過高地、農田往校區走去，伴隨我們的是滲出鹽粒的操作服，疲憊的身心、擦破刺傷的膝肘，我們默算著返回北部母校的日子，欣喜它一天的接近。



民國六十八年澎湖軍事演習，作者劉先昌（左一）與弟兄接受裝備檢查。（圖／劉先昌）

夜間教育時，我們身著裝備攜著步槍，行走於田野小徑，實施既定的課目。夜晚的天空，繁星燦爛，蒼穹遼闊，引發出另一種心境。夜訓出發，隊伍魚貫前進，穿過了眷村區，看到矮小屋舍裡，住戶在用餐，似乎能聞

著菜香；四小時課結束返回，又見黃燈下，家戶談笑聲朗朗，壯少共聚一堂，多麼想成為其中一份子，這種情境留下了畫面，我知道不是在觀光。我們學會了坐長途火車，偶一遇上三天假，大家結伴搭乘夜快車。蜂聚的火車上，哪能買到座位，於是行李架上，背著書包的座席空間，都塞進同學的身軀。十個小時趕回家，心是多麼的：這是一種旅行，但卻不是有著閒情逸致的心情，是訓練壓力的稍微釋放，是由陌生環境奔赴熟悉環境的行動。

任官後，再次到了南部。在一座有著美麗名字，景也漂亮的「蘭潭」邊駐防。晨起潭上霧氣濛濛，日出後水鳥掠食穿梭潭面，形成風景。我經常於飯後小徑散步，此時已是秋風瑟瑟、蘆葦花開的季節。我也會騎著公用腳踏車上街辦事，順便一嚐雞

肉飯或到鄰近眷村吃一頓家鄉菜。入冬後，我們坐上鐵皮（火車）離開了駐地，到達軍港。在夜幕中登上運輸艦，在坦克艙內的兵士，處於被東北季風推高又條降的艙裡，船身左右搖晃甚劇，因而吐得狼藉一片；稍微收拾好後，靜默在艙板上等待抵達彼岸。歷經十二小時終於踏上外島澎湖，開始了二年的駐防，這也是一種旅行，但是我們稱之為「移防」。

進階教育受訓，我被安排至師對抗演習的陸戰隊一方，當連裁判官；五天之中，部隊由屏東逐步推進到臺南。在盛夏端午節前到一個小鎮，居民熱心的請我們吃鹹粽，也邀我們進屋喝茶進水。但「演習視同作戰」，怎能進屋擾民呢？多年以後，他們篤實的笑臉仍留存我腦海，這就是鄉下的好客與善良。由此，我經由軍事行動，深入到南臺灣的鄉間，一個一輩子幾乎都不會來到的地方，留下了我的足跡。營區駐防、搭乘軍艦及行軍演習，它不是旅遊，卻是另類的一種旅行。

【作者速寫】劉先昌，政戰學校二十三期影劇系畢，曾任陸光國劇隊隊長。

海闊天空 胸懷大氣的人生觀



作者洪金鳳女士全家福。（圖／洪金鳳）

那天，同事畢姐熱情邀約我和家人，在假日前往他們位於屏東鄉間的農田，參訪他先生臧大哥種植的無毒農作物，因為臧大哥和我先生曾是海軍的老同事，所以我們都快樂應允前往。那天早晨，我們全家就搭乘早班火車前往他們農田所在地的火車站。

一出車站，就看見頭髮有些斑白，但精神卻飽滿的臧大哥，神采奕奕地等在車站和我們微笑招呼，大家相見，分外開心。

說實在的，這些鄉間小路如果是我們自行前往的話，可能會迷失其

中，但臧大哥卻輕輕鬆鬆就把我們載到目的地。在抵達農田之前，遠遠地望見一位農夫扮相的女子站在路邊，原來這就是畢姐，臧大哥還特別跟我們介紹那是他們家的農婦，言談裡有著幸福的味道。

這塊佔地寬廣的農地，就像臧大哥寬闊的心胸一樣海闊天空，從軍的他亦是如此。退伍後轉任聘僱人員的他亦是如此。即使前幾年離開職場，他仍退而不休，為了食安和家人的健康，他因緣際會買了塊距離居住地高雄有點遠的屏東農地，種起了各類蔬果，當起快樂的農夫。

我問臧大哥：「退休了，怎麼不在家中享清福，還要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勞動，做這麼辛苦的農事呢？」臧大哥說：「其實我是樂在其中，因為我想要種些無毒的蔬果，為家人健康把關，另外在這種摸索摸索，時間很快就過去，常常在此動一動，我的身體都跟著活絡起來了。」

我接著問：「種田這件事跟你在軍中所從事的工作，有異同之處嗎？你從中有得到什麼樣的啟示呢？」臧大哥回答

得很有哲理，他在軍中從事任何工作從來都是為他人著想，從不害人，現在農田種植蔬果，他也用同樣的理論去對待這些植物，它們當然也以茂盛與生命力來回饋他，因此，不管在哪个領域，都能找到內心最渴望的價值與成果。

真是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，臧大哥講話的聲調與表情，誠懇而真摯，很容易牽動人心，我喜歡聽他講話，講海軍，講人生，講他們家庭成員的互動，講他們的旅遊經歷，聽得我心花朵朵開。

臧大哥說他以前和我先生同事的時候，大家相處良好，我夫婦雖身為主管，但凡事對他尊重，也不會倚老賣老，他都是在預定的期程內，完成長官交付的任務，是值得信任的同仁。

即使臧大哥自海軍退伍多年，他那種行遍萬里海路的豪氣，仍顯現在他的言談之間，他在講述這些過程的時候，陪他一起走過海軍歲月的另一半——畢姐，也以崇敬的眼神與他相望，讓我也跟著幸福起來，並隨著臧大哥海闊天空、胸懷大氣的人生觀，向人生未竟之途勇敢前進。

【作者速寫】洪金鳳，榮譽，中山大學畢業，現職海軍技術學校聘員；夫李翠庭曾任國防部後次室綜合處處長。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最近加強徵求「榮民弟兄如何艱困跨海來臺，以及辛苦融入臺灣社會的辛勞」的相關投稿，也歡迎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、父母親及家庭記憶的書寫。文長請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生活照片或與同袍的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。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

投稿請寄 email 至 ustory glory@gmail.com，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十二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注：撰稿人須同意獲得採用作品以「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」為著作人，且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刊登於「榮光雙周刊」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），也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權。